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惟

謄錄監生臣開　淮

文憲集卷四

明 宋濂 撰

記 凡二十三章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洽于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

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被澤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内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黄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上出宿齋宫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册至十日庚子

昧爽左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
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
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送玉
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
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
曁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
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
僉以謂聖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

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埀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髙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荅當有洋洋臨乎

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争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者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克塞下土吊奠靡至㷀然無依天

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
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
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
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
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
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
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

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𧫤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黄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魔奏悦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

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悦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曁名葩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畔異者不用册光禄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悦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斵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

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徒以緣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内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若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

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趍出濂聞前事二日淒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濩寰宇天顔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遑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圜繞下逮㝠靈來歆來饗悽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

有祭其與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况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彝臧哲職掌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

以藏名山以揚聖徳於罔極固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黒祲盪摩日月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横縱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飇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為心寧免涕洟其三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矜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

蒙翳（其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遥瞻猊座如覿睟容香疑
霧黒燈類星紅梵呪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
將半飈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
身還清淨觀（其六）廼陟秘殿廼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
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
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
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盭全消乾坤清夷
日月光昭器車瑞恊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

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潜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游塗荊二山記

濂既游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披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荊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背神禹鑿

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
能忘青宫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渡淮狩于玉莊
先生宜泝流而上届令懐遠縣治以俟瀌奉教行以洪
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宫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瀌上謁青宫喜甚下
令以壬申游二山瀌至期約懐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
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
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

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其間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徼逕入灌莽抵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之下

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栢叅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

磬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
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
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
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
山麓入縣廟見所題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
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
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鬬
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

步廣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牀座可坐人號爲下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産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紋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尊游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宫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説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説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

塗山吴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内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瀌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

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

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説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

外訛輒緣紀游因推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

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

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

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

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

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

征婺越衢舒池等州偽漢東侵鏖戰于龍江大敗其衆

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搗入陣指揮營於瑞昌敗

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偽吳圍安豐侯復赴援

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諡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

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葴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掇其槩勒石以納諸窆云

先大夫碑隂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覆燾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昌辰忝以文墨事上擾經青宫

當侍講禁林之日特膺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徳人濂時侍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曽孫慎虔奉制書展告墓次曽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夐絶前比深懼無

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勅石塚前一以俟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璲書丹篆題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

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劒處至今有水號劒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之子弟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僊巖兩書院以無恒産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撙節凡費而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以曾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為之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

卜地官山之陰創燕居以奉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菜之禮旁列四齋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敞正義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甓其脩塗以達于東西灌木嘉篁前後蔽蔭盖欝然云歳聘經行脩明之士以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頴家單不能裹粮者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者司馬日用有籍月考朒贏歳二會其數有

餘則他貯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科繇俾無有所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刻諸石復懼來者不能保其終也伻來請濂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雖其為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尊民衆扶世防者則一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籟鳴機動掇巍科

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俗尚不同遽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為事毋豐己以自私毋蠧蘖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而斁厥彞訓毋植朋黨而互

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之意賍有遠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豈無勇於為義者咸得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瀟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剏敢壞因書之以為記是歲十月具官朱瀟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壎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麃謀夷上治林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

馬割田三十畒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壎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

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絶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内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壎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吴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

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時盖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内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沽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

而音問踈兹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髪垂領而齒牙且運揺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尫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怦怦然頗聞申椒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畒而贏九畊而十耨之使其土疏而壤鹵封為直畻畻各有溝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為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

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巻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為親驩班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椒其寔纍纍只薄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頽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禄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説者謂其順時别五土所宜而播種之

以養其父母盖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寖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瀾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賛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

濡毫而爲之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俟庤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爲雝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

也其右方帶襞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册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熈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内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

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兀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尩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

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發素號文獻之邦振黄鍾之鏗鍧剪毛羽之紛𢇁若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孫曰抑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

韓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實蕃
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
梁國榮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
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來者遠矣句容戴亭張
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
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
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
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

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
金壇税務副使應麒次應麟應時應麒生四子遂遷金
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
明生應和應和生志頴志頴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
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錫天
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昱知青陽縣自謙逮今十
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
之興也以五見其揀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劒佩鏘

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爼豆間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推官駉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槩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

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惓惓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襲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為云

西甌黄氏家牒記

黄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黄若春秋所書黄人是也其後為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揚之六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

鏖戰敗績挈妻孥踰浙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索多
帥師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索多
命褫其衣反接于樹彎弓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
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
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籙乎乃
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索多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
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畧奈何寘之死地即死愈
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來言將軍苟不

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索多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顙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葬城南蓮華池上定娶某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郢復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握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

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衆嘉如蒲普保歿葬聖佛壇之岡同壽衆嘉蚤夭如蒲字子謙娶建安張鼐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夭貴字用和王氏出也普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酆都丞娶

其郡張淑壽生二子炳炯炳蚤夭老柱好武藝娶其氏生一子閭其所習如其父殁于軍細良娶其氏生一子其初義夫既殁如蒲八歲普保四歲家事絶艱辛陳氏以萬乃宦族氷雪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萬清字寒潭實桂甫之子宋孔目官其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傅授以詩書不廹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珉珉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蒲乃還

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辨親疎别是非也盖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祭之此即莒人之滅鄫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胥既有其人子謙之自禰其父斯近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盖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黄

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静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却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麗水俞原善連翩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衛居括蒼之麗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寖裕而敦龎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柔仁

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隸卒不啻避虎狼足迹未甞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若兼之貲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户自詫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洓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茍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揖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窮根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逮日落即集羣豪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

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遺風痼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治藥殆無虛日至於烹鍊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耄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踵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荒榛没人巨川為造殿堂門廡

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毗盧藏經以寘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摶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于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顔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

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詵次善護女三人湯源呉華高聽其婿也孫二人其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内慈惠遇事以誠畧不尚浮藻知儒術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令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史公畀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温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

曰麗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亢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祿之來夫孰禦之哉予不辭而為之銘銘曰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嚚嚚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昆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

東溪其地為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櫂以徼金錢踰時不能遽涉或水落氣縮氷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濵質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已憂伐堅木造舟實諸衢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

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甓塗架橋其事葢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鶥鴣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于山犬牙相啣魚鱗密比架為髙梁

宗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甓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庵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如虹霓跨空而収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袵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怫然怒其視貂生一門見人病猶已病者幾何人哉

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為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塘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能濟浩福翁禄翁居易即來請記者今為國子生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

忽遇羽客髽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耶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乃李自然也容鼇峰之紫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鼇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斸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墨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

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亟往庵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爲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緼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爲軍陳以象天也盖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爲真其名真武以爲神手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傅會之説乎其

傳會固也何為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脗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歷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

華其大者曰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坱扎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里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瑶臺玄史為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

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真院靈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瀫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

萊成公也曰魯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流者流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澗人因稱其為澗泉也蓋成公為文清之外孫視正中為內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親友故相與同為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魯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從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是南澗復以次女為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澗

父子及正中同來於婺者豈或為昏事之故邪初成公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寓信之廣敎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倉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吕申公為友而南澗能紹家學為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浚學經而

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遊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存礱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為疏其梗概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俞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已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

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也

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艶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

韠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鷺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厠二鷥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梃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

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郄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閻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

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
齊之漁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晝行參軍事邛丘
旋袒裼如漁之仲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晝餘杭令孫
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
乂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汁
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
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晝左司
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晝潁川庾蘊年

甚耄坐以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呂綿獻之襟袖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叅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

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岼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叅
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
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
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
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觀右操翰欲
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叅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
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袖至

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革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鬚旁睨豊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革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藴之鎮國大將軍掾下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譚任城呂本藴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坦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譚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革茂山

陰令虞谷中軍叅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叅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舟收之其側有霞觴二舟兩别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

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
地坐籍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
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
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
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
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
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
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

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

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榦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豈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冲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

露其沐浥乎其容則思其盥潄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颸作凉冷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爲之間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葩摘豔以爲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也予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剗先祖手

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桮棬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内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蓧畜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

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疏而離褷晝日成陰縱橫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柯為薪唯榦獨存越五年甲申桂

忽發緑芽簷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壊於兵至是萌糵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焮炙津枯于内枝焦于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糵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眆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

流衍占盛衰者每於斯覩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乆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顔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為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玆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壽

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維桂之良其色中黄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德之馨帕額執殳來藝我廬桂亦變枯榴翳屹然自踵至顛氣絶弗聯胡彼緑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葢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絪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紀孰讙孰呶為祥為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寋其芳榮以契其真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

則梔匪頌以規

渤泥入貢記渤泥國表附

瀕承旨禁林曰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瑪玲穆特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

舉手加額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
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
王座而更設嚮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
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
者蘇禄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
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方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阯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
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

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禄來攻王師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

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别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

舉酒為别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㴊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黄蠟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

剪髪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胷背腰繫花布散髪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為鹽瀝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沓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鈸以為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

之盛瀘閩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努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璭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届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

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馬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其莘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禄家沒道理使國

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著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根隨著皇帝根的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蜀墅塘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塘曰蜀墅馬周圍凡三千六百步

東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塘而南出南
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田山之
東其修七百尺有竒廣如修之數而殺其五之四深如
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修如廣之數而稍
加強焉隄之中刳木為三竇以洩水水之所溉田至六
千畝而羸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田遂不稔丹溪朱
君震亯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尹周侯自強為下其
事命雙林廵檢張其來視役震亯遂盡召有田之民履

其畝而使之輸其力薦貸有差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
為衆倡衆悅趨之一聽震高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
高築其址加闢而漸殺其上隄之西垂鑿石為斗門視
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
壞則易以堅石且定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
而不紊復懼歷歲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堂事者中
析粥魚之利而祠葺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
於五年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者朱仁傑等來

謂瀌曰震亯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儌塘利其夙夜盡瘁而不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吾子記之瀌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事之齋敎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故其門人皆有適於大用今震亯之學出於金華許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實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至先生為尤盛宜吾震亯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之人方高談性命以聾世瞽俗聽之雖若可以有為一遇小利

害輒顛倒衣裳不知所措視震亯無所為而利民者何如也盍亦知所警哉震亯字彥脩有長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震亯行之無擾云

江乘小墅記

部使者高昌君近仁雖嘗顯融于時而翛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糾蟠飛騫神蛇蟄而渴驥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𢴲綏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

之陰然而逸韻曠情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潔脩故君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東仍卜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頽垣敗壁漂揺風雨中羊牛犬雞之迹交錯於其上君剪荒剔翳别運新意或革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為藩敞以兩扉自扉而入有曲軒覆以生莎中虚可容六七人木榻横陳映雪時晴宜臨右軍書曰映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窪深類嵌巖上下皆塗以堊白光爛爛如銀眩人目睛曰雪洞

洞左闢圭門中鑿小池漫以甓四壁圖海波有噴湧突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于墉外受湯可作浴事非浴時梁以巨版可聽琴可坐而奕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湘之又名煑石窩窩南有輿馬其制一如雪洞畫偃蹇怪松卧寒烟濕霧間覩之毛骨瀟爽可擁氊而吟曰雪松巢出巢過小廡翼以欄檻兩傍可列坐曰雲艭艭之北築圓基圜以鉅竹織帶而苴以泥其巔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為幂承之冒以油繒東西

北三面有竅如其顛障之以白間鍊梔液而黄其四周可據爐而飲飲後可晝曰橘中天以其首末綱而中肥其形肖繭又更之為繭甕甕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間謐靜巖不聞人聲可以擢神扃而契道機曰清閟室室之南有屋兩楹前附方池環以菊本當秋高氣清時離離黄金錢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燦霞明無不可玩君一切置之獨瞻詹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泫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堂之

得名者十而重其二薦紳先生既各爲之文君間謂予曰子幸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爲我書焉昔王左丞維文采蘊籍爲一時之冠嘗營别墅於輞川若華子岡若欹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茱萸沜及辛夷塢羅列後先維咸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冲或作草隸書動入能品輞川叢竹龐龐時出秀色撩人維復寫其兩態風情至今獲者如見魯之璠璵雖當時史臣爲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沉酣富貴者

言之唯聲色游畋之樂是躭孰肯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哉抑予聞之維於游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夫分記之後俾予合記之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為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聽者纚纚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繫於記也皆畧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摇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氷生衣上凘凘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怖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燿然

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巳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旐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旟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玄郎故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

欲奇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濂則以為不然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合無大不包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

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為屋凡幾楹間摶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文憲集卷四